

古今醫案按卷第三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磻溪

孫男掌明問若全較

張戴人曰嘗觀刺瘧論心欲試之會陳下有病瘧二年不愈者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命予治之予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藥乃取內經刺瘧論詳之曰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

古今醫案按卷第三

張戴人曰嘗觀刺瘧論心欲試之會陳下有病瘧二年不愈者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命予治之予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藥乃取內經刺瘧論詳之曰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

血正當發時，予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咸駭其神。
又云：一書生病瘧，間日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日，乃瘧之期。書
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瘀血宿食皆盡，同室驚
畏，至來日入院瘧亦不發，蓋偶得吐法耳。

附資生經曰：有人患久瘧，諸藥不效，或教之以灸脾俞。卽
愈，更一人亦久瘧，聞之亦灸此穴而愈。蓋瘧多因飲食得
之，故灸脾俞得效。

羅謙甫治書吏高士謙，年踰四十，至元戊寅七月間，因官事
外出勞役，又因過飲，午後大發熱而渴，冰水不能解，早晨稍
輕減，服藥不效。羅診其脈弦數，金匱要略云：瘧脉自弦，弦數

者多熱。內經云。癰瘍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故名曰癰瘍。士謙遠行勞役。又暑氣有傷。酒熱相搏。午後時助。故大熱而渴。如在籠中。先以柴胡飲子下。之後以白虎加梔子湯數服而愈。

震按此係夏秋新得之瘍。乃實證也。又係癰瘍。故用寒下之法。然其證易識。易治。不比丹溪諸案之難辨。難治。

丹溪治一婦人久痢。因哭子變瘍。醫與四獸飲之類。一日五

六作汗如雨不止。凡兩月，朱診之，脉微數，食少疲甚，蓋痢後無陰悲哀傷氣，又進濕熱之藥，助起旺火，正氣愈虛。今汗已大出無邪，可治陰虛陽散死在旦夕，豈小劑之所能補？遂用參木各二兩，白芍一兩，黃芪五錢，炙甘草二錢，濃煎頻服，兩日寒熱即止而愈。

又治一小婦，身小味厚，痃瘧月餘，間日發於申酉，頭痛身熱，寒多口乾，喜飲極熱辣湯，脈伏，面色慘晦，作實熱痰，治之以十棗湯爲末，粥丸如黍米大，津嚥十粒，日三次，令淡飲食，半月後大汗而愈。

僉憲詹公年近六十，形壯色蒼，味厚，春得痃瘧，丹溪視之知

其飫於醕肥者告之曰須卻慾食淡調理浹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許以易愈與刲藥三五貼病退旬日後又大作。又與之又退綿延至冬又求治於丹溪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天寒欠汗非補不可以一味白朮爲末粥丸空腹熱湯下二百丸盡二觔大汗而愈如此者多但畧有加減耳。

一富人年壯病瘡自卯時寒至酉時方熱至寅初方休。一日一夜止甦一時因思必爲入房感寒所致及問之九月暴寒夜半有盜急起不着中衣當時足卽冷十日後瘡作蓋足陽明與衝脉合宗筋會於氣街入房太甚則足陽明衝脉之氣

皆奪於所用。其寒乘虛入中。舍於二經。所過脰所會足跗上。於是二經之陽氣益衰。不能滲榮其經絡。故病作卒不得休。乃用人參白朮大補。附子行經。加散寒之藥以取汗。數日不得汗。病如前。因悟足跌道遠。藥力難及。用蒼朮川芎桃枝煎湯以器盛之。浸足至膝一食頃。以前所服藥飲之。其汗通身大出。病卽已。

一老人患瘧。嗽半載。脈之兩手尺數而有力。色稍枯。余料之必服四獸飲等劑。中焦濕熱下流。伏結於腎。以致心火上連於肺。故瘧嗽俱作。用參朮升柴黃芩黃連。二三日與黃柏丸服之。兩夜夢交通來告急。余語之曰。此腎中熱解。乃從前陰。

精竅而散走故爲是夢勿憂次日瘡噉頓止

浦江洪宅一婦病瘡三日一發食甚少經不行已三月丹溪診之兩手脈俱無時當臘月議作虛寒治以四物加附子吳茱神麩爲丸心疑誤次早再診見其梳粧無異平時言語行步並無怠倦知果誤矣乃曰經不行者非無血也爲痰所碍而不行也無脉者非氣血衰而脉絕乃積痰生熱結伏其脉而不見爾以三花神佑丸與之旬日後食稍進脉漸出但帶微弦瘡尚未愈因謂胃氣旣全春深經血自旺便自可愈不必服藥教以淡滋味節飲食之法半月而瘡愈經亦行

震觀丹溪諸案思淡而法備真有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

妙較之劉李誠出其右後人猶欲詆毀之何異蚍蜉撼樹斥鶴笑鷗鵬哉

虞天民治二男子年皆踰四十五各得瘧瘧三年矣俱發於寅申巳亥日一人晝發於巳而退於申一人夜發於亥而退於寅。虞曰晝發者乃陰中之陽宜補氣解邪與小柴胡湯倍加柴胡人參加白术川芎葛根陳皮青皮蒼朮夜發者爲陰病宜補血疏肝用小柴胡湯合四物加青皮各與十貼俱加薑棗煎於未發前二時服每日一貼服至八貼同日得大汗而愈。

震按二證爲同中之異花溪分別精細用藥熨貼故八貼

卽愈然亦緣瘧已三年發時不爽乃得間而入如其不然
當另有說但於未發前二時服又云每日一貼則不發之
日亦依其時而服耶

薛立齋治一產婦患瘧久不愈百病蜂起其脈或洪大或微
細或弦緊或沉伏難以名狀用六君子加炮薑二十餘劑脈
證稍得又用參术煎膏佐以歸脾湯百餘劑而痊

又治一婦久瘧形體怯弱內熱晡熱自汗盜汗飲食少思月
事不行服通經丸病益甚此因虛而致瘧因瘧而致經閉用
補中益氣湯及六味丸各百餘劑瘧愈而經行矣

震按藥已對病尙百餘劑始愈設醫者拿不定則見異而

遷病者信不眞則半途而廢必至前功盡棄因知虛證用補慎毋欲速

汪石山治一人形瘦色脆年三十餘八月因勞病瘧寒少熱多自汗體倦頭痛胸痞畧欬而渴惡食大便或秘或溏發於寅申巳亥夜醫欲從丹溪用血藥引出陽分治之。汪診其脈濡弱近駛稍弦日觀色察脈乃屬氣血兩虛瘧已淡入厥陰矣專用血藥不免損胃又損肺淹延歲月恐久瘧成勞也蓋嗽渴固宜養陰自汗惡食胸痞豈血藥所能獨理古人用藥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達變須後人推廣之遂以補中益氣湯加川芎黃柏枳實神麴麥冬倍用參芪术煎服三十餘貼。

諸證稍除。瘧猶未止。乃語之曰。今當冬氣沉潛。瘧氣亦因之。
以沉潛難使浮達。况冬月汗孔宜乎。閉固而瘧則必須汗解。
當此蟄藏之令。安得違天時以汗之乎。且以參术枳實陳皮。
歸身黃芩丸服。胃氣既壯。來年二月。瘧當隨春氣而發泄矣。
果如期而安。

震
按冬藏難使浮達亦備啟悟之一端。其不用血藥誠爲
高見。然補中益氣之升柴已與嗽渴自汗不相宜。更加川
芎何謂。

一人年三十六月。因勞取涼。夢遺遂覺惡寒。連日慘慘不爽。
三日後頭痛躁悶。家人診之。驚曰。脉絕矣。議作陰證。欲進附

子湯未決。請汪治。汪曰。陰證無頭痛。今病如是。恐風暑乘虛入于陰分。故脉伏耳。非絕也。若進附子湯誤則莫解。姑待以觀其變。然後議藥。次日未末申初。果病寒少熱多。頭痛躁渴。痞悶嘔食自汗。大便或瀉或結。脉皆濡小而駛。脾部兼弦。此非尋常祛瘧燥烈之劑所能治。遂用清暑益氣湯去蒼朮升麻加柴胡知母厚朴川芎。以人參加作二錢。黃芪錢半。白朮當歸各一錢。煎服二十餘貼而愈。

震按脉證有可疑處。猛浪投以重藥。脫有所悞。噬齶何及姑待以觀其變。真老醫之老到處也。

一人年二十餘八月。因勞病瘧。汪診之。脉數。皆六至而無力。

曰古人云形瘦色黑者氣實血虛也。間日發於午後亦血分之病也。以色脉論之當從血治。但今汗多乃陽虛表失所衛。消穀善飢乃胃虛火乘其土俱爲氣虛之證。仲景法有憑證不憑脈者。茲當憑證作氣虛治。以參芪各三錢白朮白芍麥冬各一錢歸身生地甘草各七分知母陳皮各五分煎服二十餘貼而安。

震閱石山治瘧案二十二條所載脉象或曰浮濡無力或曰浮而欲絕或曰濡小而緩或曰浮大而濡或曰濡弱近濡駛稍弦或曰數而無力是分明參芪术草之病無甚疑難。少分寒熱自易取效故僅登三條餘可類推。

王肯堂云外祖母虞太孺人年八十餘夏患瘧諸舅以年高不堪再發議欲截之予曰欲一劑而已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羌防葛根之甘辛氣清以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己以知母石膏黃芩之苦甘寒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己以猪苓之淡滲分利陰陽使不得交併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劑而止

震讀靈蘭要覽載此方治瘧屢效又附隨證加減法最爲精當是金壇得意之作也李士材治新安程武修藍本於此惟以白豆蔻換穿山甲亦其善用藥處

李士材治相國沈銘楨患瘧吐衄悶不思食六脉沉細李曰

瘧傷太陰中寒。蛔動也。用理中湯加烏梅三個黃連五分四劑後。胸中豁然。寒熱亦減。吐亦不吐。去黃連。加黃芪二錢。生薑五錢。五劑而瘧止。

繆仲治梁溪王興甫偶食牛肉。覺不快。後遂發瘧。飲食漸減。至食不下咽。已而水飲亦不下。白湯過喉間。嘔出作碧色。藥不受。小便一滴如赤茶。大便閉。諸醫束手。繆視之。令仰臥。以指按至心口下偏右。大叫。因詢得其由。卽用礬紅和平胃散。作末。棗肉和丸。白湯下三錢。至喉輒不嘔。水道漸通。次日下黑物數塊如鐵。其病若失。再以人參麥冬各五錢。橘紅白芍各三錢。煎服。四日起。

震按理中加梅連以治吐蛔礬紅和平胃散以治停滯牛
內原非奇方異法然與諸案病情稍別故錄之

僧慎柔治淮安客年三旬外季夏患瘲瘧但熱不寒連日發
於午後熱躁譫語至次日天明纔退數日後忽腹痛晝夜無
間勺水不進呼號欲絕遇瘲發時卽厥去醫治不效求慎柔
診之脈弦細而濡乃謂弦細爲虛爲暑而濡爲濕蓋暑邪成
瘲濕熱乘虛內陷而腹痛用酒炒白芍一兩炙甘草一錢五
分水煎調下天水散五錢服後腹痛如失次日瘲亦不發

震按此與繆仲淳用丹皮汁煮滑石法同而此少遜之且
腹痛甚遇瘲發卽厥恐戊己天水未必效